

書疑

王魯齋書疑序

書疑九卷宋金華王文憲公柏所著書自伏孔兩家傳出於是有今文古文之別由唐以前未有疑之者有宋諸儒始疑古文後出非盡孔壁之舊然於今文固未有擬議也其幷今文而疑之則自公始公高明絶識於羣經穿穴鑽研不狃於訓詁之舊故雖以二千年相傳口授壁藏之書漢唐諸儒所服習者猶有缺佚脫誤之疑至謂大誥寧王遺我大寶龜西土有大艱人亦不靖之語無異於唐德宗奉天之難委之於定數聖如姬公寧肯爲此語洛誥復辟之事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政成王長周公歸政於王蘇氏所

謂歸政初無害義何所嫌而避此名乎其不苟爲同如此元吳禮部師道言公初見何北山北山謙抑不敢以弟子視之公宏論英辯質疑往復一事或十數過公之爲此書也豈有得於北山與是書之最善者如訂正皇極之經傳謂論語咨爾舜二十二言孟子勞來匡直數語宜補堯典缺文禹貢敘一事之終始堯典敘一代之終始禹貢當繼堯典之後居三謨之前皆卓然偉論即以補伏孔所未逮可也

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書疑目錄

書疑目録

書疑卷第一

金華王柏著

書大序

予嘗讀古文尚書序謂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以教晁錯齊人語多與頴川異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略以意屬讀而已由是觀之書之爲書至於聱牙艱澀而不可曉者我知之矣漢初書已三變秦火一變也傳言之訛再變也以意屬讀三變也書之爲書元氣微矣及孔壁之藏旣出又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宜學者之所甚喜而甚幸固當尊尚而表章之篤信而訓詁之又何敢復致疑於其

間今讀大序鋪張廢興之由粲然備具及熟復玩
味則不能不疑所可疑者大略有三其一曰三墳
之書言大道五典之書言常道此說程子嘗疑之
已得其要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者古人固有
此書歷代相傳至夫子時已刪而去之則其不足
取以爲後世法可知矣序者欲誇人以所不知遂
敢放言而斷之曰此言大道此言常道也使其果
有聖人經世治民之道登載於簡籍之中正夫子
之所願幸以爲之發揮紀述傳之方來必不芟夷
退黜使堙没於後世夫子既去之矣序者乃敢妄
加言道之詞則是夫子不當去而去之若曰大道

固自可常行者也又曰常道則亦豈不大哉大與常何自而分別也如其言則墳之道不可常典之道未至於大豈不悖哉夫天下之論至夫子而定帝王之書自堯典而始上古風氣質朴隨時致治史官未必得纂記之要故夫子定書所以斷自唐虞者以其立政有綱制事有法可以爲萬世帝王之軌範也唐虞之下且有存有亡有脫有誤唐虞之上千百年之書孰得其全而傳之孰得其要而繹之予嘗爲之說曰凡帝王之事不出於聖人之經者皆妄也學者不當信而惑之反引以證聖人之經也其二曰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予嘗求科

斗之書體茫昧恍惚不知其法後世所傳夏商鼒鬲盤匜之類舉無所謂科斗之形或謂科斗者顓帝之時書也序者之言不過欲耀孔壁所藏之古耳而不計其說之自相反覆而不可通也謂科斗始於顓帝者亦不過因序者之言實以世代之遠而傅會之且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又不知何以參伍點畫考驗偏傍而更爲隸古哉於是遂遁其詞曰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則是古文之書初無補於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實陋古文也其原起於皆科斗文字一句展轉乖謬不能自脫予欲獨

求伏生尚書已不可得觀史記所載雅俚雜糅雖多太史公妄加點攛而伏生本語亦不爲少以今日見行之書考之賴古文以訂定其口傳之謬者十不止於二三而序者反欲假重伏生爲變科斗之計不知爲孔壁蓋亦甚矣其三曰增多伏生之書二十五篇其所增之篇固伏生之所無也然伏生之所有恐孔壁亦未必盡存若以有無互相較數竊意所增者未必果二十五篇也何以言之伏生之書最艱澀而不可解者惟盤庚三篇與周書大誥以下十篇而已今古文乃亦有之古文之所以異於伏生者以其所載之平易也今亦從而艱

澀之如此此則是原本已如此之艱澀而實非伏生之訛也後世儒先曰缺文曰脫簡曰此不可曉皆過矣朱子嘗謂伏生偏記其所難而安國專得其所易蓋疑詞也以愚觀之伏生於此十三篇之外未嘗不平易安國於此十三篇之中未嘗不艱澀也若論其實伏生之耄口傳之訛自不能免竊恐此十三篇之艱澀孔壁未必有也是故無所參正而艱澀自若安國但欲增多伏生之數掩今文而盡有之反有以累古文也夫自宣王之時史籀之書法通行於天下始皇時李斯小篆方盛屋壁之藏爲夫子之故書邪必篆籀也爲秦政之新書邪

必小篆也豈有不夏不商不籀不斯而獨傳顓帝之書法本欲流傳適所以堙廢孔氏子孫必不如是之疎也且孔氏之遺書如周易十翼論語大學中庸之屬皆流傳至今初不聞有科斗之字於它書而獨記載於書大序其張皇妄誕欺惑後世無疑假曰科斗之法與史籀並行於世豈有二三千年之遺法尚存於秦自秦至漢未百年而其體致遽無識之者序者徒欲誇張藏書之甚古不意千百年之後亦有疑者朱子雖取此序於書傳之首謂其言本末之頗詳且取其掃卜序自爲一篇而不殺雜於經文之上亦未嘗不言其非西京文字

固已洞矚其僞矣且俾讀者宜考焉此予之所以
益疑也

二典三謨

堯之德至矣廣矣固難於形容矣上稽曆象下授
民時舉天下之大而遜之於舜其德固無以加於
此矣以舜典紀載如此之詳而堯典反簡略若未
斷章何二典之不同如此

命羲和降二女事之所關者固大以在位七十載
之久其它豈無可書者夫子亦以其登載之約而
有巍巍蕩蕩民無能名之嘆愚竊謂史官本爲虞
作典推及堯耳蓋舜之功即堯之功故繫之曰堯

典稱之曰放勳不亦宜乎其命羲和也堯之大政舜又因堯之成績察於璿璣玉衡而加詳焉丹朱嚚訟之言所以開揚仄陋之幾驩兜共工之吁方命圮族之咈此四罪之張本也合爲一篇豈不首尾相涵血脉相貫氣象亦且渾全不見堯之簡不覺舜之多此亦作經之體也然亦何以證之舜之命契也曰敬敷五教在寬語意未盡疑有缺文幸孟子亦嘗舉此章又有數語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旣曰命契之詞朱子於集註亦曰命契之詞乃於尚書命契之下舉孟子之言而繫之曰亦此意也此

則不能無疑且孟子非泛引之云旣提其名謂之
放勳曰繫於命契五敎之下則是出於堯典矣又
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今却皆載於
舜典有以證戰國之時孟子所讀堯典未嘗分也
亦明矣孔壁之分尚可曰以冊書舒卷之長不得
已而分之無它義也自蕭齊姚方興亂以二十八
字於愼徽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爲二而勢不得而
合矣且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也此莊老之言而
晉之所崇尚愚知其決非本語也黜之無疑

又

虞氏之史官其有道之君子歟何其識之精而詞

之密也何其敘事之法度森嚴也何其體用備而本末先後之不紊也其頌堯也首以放勳兩字總之後世遂疑爲堯之號夫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此即是放勳之注脚其第一章以四德爲放勳之本而欽之一字又是德之本第二章是放勳之序大學一篇其原出於此明德新民至善皆在其中只此二章其體用本末先後已極分明此後方載實事其命羲和也首三句已盡一事之體用分命四官整整有條再提羲和授以閏法而責敬授人時之效此自有一章之綱目

此下即繼授舜一節先之以朱之不可負荷次之以三凶之不可任使然後述四岳之辭而使之求於仄陋而得舜又繼以歷試而又遜位此所謂推原其始之法也其頌舜也只是慎徽五典一句終於烈風雷雨弗迷其德已隱然具於歷試之内與頌堯者無一字同受終之下詳陳其事首以在璿璣玉衡以補羲和之未備見人君之職莫先於奉天時而裁成輔相之道在是而後次以祭告之禮次之以召四岳羣后之禮又次以巡守四朝之事又次以封山濬川而後及典刑四罪中間以二十八載帝崩以限攝位即位之兩節然後具紀各四

岳命九官之詞總提以二十有二人止結以告戒之一語而以黜陟之法終焉又總以舜歷事之歲月云條理粲然制度綱維極其詳密命之以典眞萬世帝王之法則也自是而降更未有一篇似之雖然其中猶有缺文也猶有錯簡也昔堯之試舜也如此之詳而遜位之際止一二語而已此非小事也以天下與人而略無叮嚀告戒之意何也愚讀論語終篇乃見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書中脫此二十有四字而命夔之下又有十二字此所謂錯簡也愚不揣僭欲合二典之舊章補以孔孟之逸語點錯

簡削僞妄以全聖人之書輒述於後

虞書

堯典

粤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有缺文）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歳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静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

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納字疑是宅字）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帝曰咨汝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以夫子言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

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
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
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
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
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
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
敎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
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
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
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
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

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以孟子言補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

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右堯典一篇二帝之治盡于此何以多爲蓋其中綱內有目目內有綱其事則萬世經綸之法其辭則萬世文章之祖也然亦不能不疑者如四岳之爲人其賢可知矣堯初欲以位讓之舜每有大政必詢叩之其位尊德厚如此而卒無姓名聞于後世此可疑者一也舜之朝賢而受任至二十有二人可謂盛矣後世有所謂八元八凱者卒不見於用或以其位卑年少未之紀述尚可言也若堯之朝相與吁咈者四岳之外放齊而已共工驩兜鯀而已則堯七十載之天下它何人與之共治耶略不聞一姓名於四人之外又何其希闊寂寥如此

之甚乎此可疑者二也又有注文之可疑者宅南交之闕疑有缺文焉說者指交趾之地愚恐未然交趾在舜時爲要荒之外而洞庭彭蠡之間三苗方負固不服則何以萬里建官於獸蹄鳥跡之中乎且欲以南交爲嵎夷之對則宅西之下亦當有缺文說者欲補之曰明都與幽都對恐史氏未必然愚竊意本文是宅南曰交都午位蓋陰陽之交也交都與幽都對宅南與宅西對嵎夷與朔方對此史臣互文也此所疑者三也賛舜之詞曰納于百揆又曰納于大麓大麓可謂之納百揆不可言納也後舜有使宅百揆之文必亦一宅字而傳誤

爲納也又恐納于大麓而後賓于四門宅于百揆其序當然此所疑者四也夫天體之圓二十八宿隨天之運其流行無端循環無始非如地之形方而靜也何以分截而以某星爲東方西方南方之星也堯之命止以昏見一星以定四時其法尚疎也曰虛曰昴曰火尚可曰二十八宿之星而星之躔度淺深亦未爲甚準曰星鳥者巳非二十八宿之星也午之辰名曰鶉鳥則所指者尤闊當其占候之初於既昏之時仰觀天象昭然環列獨指一星以爲四序之證固亦巳爲審矣然而後出者益巧既定於昏又測於旦久之又推以度數可謂精

矣而天象曆法之差自若也況創決之初乎至舜之時遂察斗柄之所指比堯之法尤爲簡易而詳明故史臣喜而書之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說者疑璿璣玉衡之名非斗也此周髀宣夜渾天儀象之制也古人自名斗爲璿璣玉衡此固未可知若果爲渾天儀之類制度精巧如此之至而史臣不應不略提其綱而但以在璿璣玉衡五字而止之愚之所疑者此爲五也其它如陟方亮采之類訓詁之不可通者直缺之

書疑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疑卷第二

金華王栢著

堯典之後當次禹貢禹貢之書文勢開闔法度森嚴一句之中各有紀律一篇之内綱領粲然堯典是敘舜一代之始終禹貢是敘禹一事之始終禹之位司空宅百揆皆在告厥成功之後二謨又當次之典貢敘事體也二謨敘言體也此四篇者實訓誥誓命之祖也百篇之義皆從此出百篇雖亡而四篇獨存不害其爲全書四篇或亡而百篇存無益也禹謨者因禹陳謨併敘遜位一節後及伐苗中閒雖有益皐陶之言而主意是禹故總曰禹

謨皐陶謨者中間亦有禹之昌言而始終皐陶也
故總曰皐陶謨二謨各自首尾不相沿襲如伐苗
事先後交互而不相害也禹一禹也於貢止曰禹
於謨加一大字無義也今去之貢與二謨皆夏書
古人亦有稱爲夏書者今從之

禹貢　夏書

禹謨　夏書

皐陶謨 復聯益稷爲一篇　夏書

愚讀皐陶謨益稷二篇而疑其有錯簡也蘇氏固
嘗疑其首數語有缺文焉而未及討索其爲錯簡
粤若稽古皐陶之下曰允廸厥德謨明弼諧八字

亦史臣贊皐陶之語也與堯典之例一而有詳略之不同與禹謨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實無以異其下曰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此方為皐陶之言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云云　方為昌言昌之云者有敷衍盛茂之意不應只此四句而禹遽拜昌言於敬哉有土之下卻欠一荅禹拜昌言曰俞當移在此明矣皐陶謨之終蔡氏從蘇氏王氏張氏說改曰為日　以皐陶之言予未有知為絕句思曰贊贊襄哉政與禹曰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句法一樣且相接也此下則有錯簡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但述治水之勞

已非不矜不伐之素而臯陶遽曰師汝昌言禹未曾昌言而臯陶何師之有與禹拜昌言之失一也其先臯陶昌言之後禹始拜之帝亦因禹拜昌言之後始命禹汝亦昌言禹既昌言後而臯陶方曰師汝昌言前後次第當然也自洪水以下數語亦是錯簡當在荒度土功之下弼成五服之上而臯陶師汝昌言當在象刑惟明之上然後血脉貫通渾然天成舜之賡歌亦與昌言聯續後世乃以夔曰三段間之而賡歌一段尤無著落自禹昌言之初即有惟幾惟康其弼直一段舜深然之即有臣哉鄰哉反覆其詞以賛之此作歌之意已萌於此

其下復推言君臣相與之義禹又卒言無忌臯陶旣曰師汝昌言帝再提禹之意敘述于歌之先臯陶又再賡其歌而禹獨不敢任爲己功也賡歌畢而韶樂作故以夔曰終之此史臣敘事之微意首尾一貫精密如此惜伏生 與之斷續也今輒正於後

粤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曰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曰兪如何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臯

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禹曰何皐陶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
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
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
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
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
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勅我五
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
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
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禹拜昌言曰俞皐陶曰朕

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

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洪木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水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

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皋陶曰俞師汝昌言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夔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甘誓　夏書

五子之歌　夏書

胤征　夏書

夏書凡六篇前三篇夏之所以興也後三篇夏所以亡之漸也帝德下衰誓會始於禹一傳而啓去禹未遠而有扈氏已不奉正朔至於大戰于甘再傳而太康則以遊畋而失國五子之歌亦可悲也唐虞之下忽有此氣象何哉元會既轉世運漸漓此書之變體也仲康自立於權臣執國命之時僅能壯軍旅征羲和小翦其羽翼終不得返國少加於羿至相而羿弑矣少康艱難中興不失舊物其

功亦盛而無一句一字見於書禹之後四百年閒乃無一嘉言善政之可紀何以為國豈非史氏之踈漏也止有二誓五歌至桀之亡可以見履霜堅氷至其所由來者漸矣若胤征之誓火炎崐岡一章此則萬世討畔之大法也

湯誓　商書

序者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今讀其書初非鳴條臨戰之誓乃亳邑興師之誓也可謂大踈謬者矣既而思之湯之所以治其國者德政素孚號令素明賞罰素信安得一時糾率師徒而反有怨言者雖曰安於湯之

寛仁而不知桀之暴虐然上之使下下之奉命何爲有憚征惡役者於湯之國乎今乃勞其曉諭斷以必往示以大賚懼以孥戮若勉强以驅之者以此衆戰豈不殆哉蓋成湯肇修人紀於君臣上下之分素嚴於逆順從違之理素著湯之所以事桀也進以聖輔共惟臣職平時無纖芥之嫌此衆庶之所素知也忽一旦興兵而欲伐之聞見駭愕心驚膽喪相與聚言以吾君之聖明而有干名犯義之舉以吾君之衆庶而爲捨順從逆之事此所以羣疑塡臆而駕言以不恤我穡事也彼豈知有弔民伐罪之大義有應天順人之大權者哉及其誓

言既決衆心釋然不待嗚條對陣之再誓而左右恭命卒能勝夏者政以其初非有憚勞惡役之本心不恤穡事之實怨故也

仲虺之誥　商書

成湯嘗播於衆以元聖稱伊尹矣愚攷其大用誠聖人也既有大德量又有大識見故能數用權而略無沮禦扞格之患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疑知桀之終不悛也創此大義主此大謀相成湯伐而放之而天下不驚筭無遺策如探諸囊取物之易也豈不謂之聖人乎湯之慙德蓋非湯之素心也若仲虺者想接聞伊尹之大議密與伐

桀之大謀習其本末不以爲疑其亦亞聖之大賢也歟是故湯之懋德虺大誥以慰之湯之盤銘虺倡論以開之告之以懋昭大德此帝堯克明俊德之緒餘也告之以建中于民此洪範皇極之祖宗也其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欲其由乎中以御乎外制於外以安乎中非亞聖大賢能之乎謂之誥者有上告下之體有下告上之詞即大禹皐陶之昌言爲後世諫疏之原也蓋書有六體典謨訓誥誓命也堯典禹貢此史官叙事之文也大禹皐陶謨此君臣問荅之言也播告天下謂之誥告戒幼主謂之訓軍中之號令謂之誓大臣之封爵謂之

命此篇不可名之曰謨訓因進昌言以曉諭天下故變體而謂之誥所以爲後世諫疏之原也吳氏疑篇簡賢附勢以下不相續愚謂此段當在布命于下之後帝用不臧之前則勢聯矣

湯誥　商書

此篇之書起頭立論極淵奧中間氣魄弘大後面工夫細密可謂得唐虞之心傳者也危微精一之傳萬世帝王之寶典湯則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性書中性字始於此克綏厥猷惟后者此君師之任品節其氣質之性者也帝舜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以

拳拳於此者爲不如此不足以勝是任稱是責也後世人主據崇高富貴之勢徒能以官爵奔走天下豈知有天命之常職哉只此數語已足以奄有萬方想當時諸侯異乎所聞莫不變換耳目洗滌腸胃脫熘淫之末習以復其本然之天矣其數夏王之罪不過是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一句言若輕而實重罪若簡而實弘滅德作威便是逆其常性敷虐于爾萬方便是不克綏猷失爲君之職莫此爲甚與衆請命輯寧爾邦家便是自任綏猷之責其曰予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有許多警戒之意此心洞洞屬屬對越天地此是

綏猷之本凡我造邦以下是勉其各綏此猷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是自任其不克綏猷之咎詞義之精密無以踰此非聖人不能道也成湯只此一書傳於後世豈特爲治道之最所以得舜禹之心傳者實在於此

伊訓 商書

太甲 三篇 商書

咸有一德 商書

湯學於伊尹伊尹之相湯其格言大訓宜不少矣一字不傳於後世至湯崩後始有五篇之書皆老臣教戒嗣王之辭俱謂之訓可也然五篇之體不

同伊訓太甲下咸有一德皆伊尹作意造詞以訓于王太甲上中篇乃史官叙事因載二訓語者也伊尹舉三風十愆之戒申之以天命不常之理其訓亦可謂嚴矣至於太甲上篇先言我左右汝祖有此天下君相之間須各保終始所以鞭辟者尤切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緣周字之義費先儒詞說終不明白不應伊尹前後許多言語如此分曉獨於此下一艱深字愚意只是一箇君字籀體與周字相似傳者之差悮也西邑夏是對其後嗣王字對君字罔克罔終對有終惟終極爲整齊坦明次言湯以我開導汝汝不

可顛越其命自取覆亡所以再三叮嚀告戒可謂至矣太甲猶不改行營桐之役有不得已者此君臣之再變也幸太甲之悔過伊尹得奉而歸商得全終始其喜可知太甲三篇只主在一箇初終字太甲悔過之言亦只說一箇初終第一篇伊尹喜其悔過之言又勉其只法乃祖不可有一時怠豫之心是乃所以爲謹終之道第三篇猶慮其終之難保謂今王方續有此善端猶不可以不守之以敬敬字與豫怠相反旣敬方敢告之以進德之序終之以謹思力行伊尹將告老然後告以一德之用一箇一字變換斡旋反覆推衍精妙無窮此百

王之大法聖人之功用備矣前後五篇只是一片文章典謨之後四百餘年方有此段精微之論湯以元聖稱伊尹伊尹亦以哲人自任其實德光輝力量重厚朝廷服之而不敢議天下信之而不敢疑故經此君臣之再變而無纖瑕之可指嗣王亦竟以是而率德爲商令主伊尹之用權不可學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孟子亦不敢以此自任也況它人乎

書疑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疑卷第三

金華王栢著

盤庚　商書

土氣有厚薄風俗有盛衰冀之爲都天下之形勢也山河險阻沃壤殖隘民淳俗儉足以自固後世人民文物漸至繁阜風氣日耗遂自北而南勢使之然也夫契始封於商八遷而后都亳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此興王根本之地後世子孫不可輕去者也是時濱河之郡近古帝都地壤土豐民稠物饒人之所共趨亳在中土之東南去河爲遠湯始大而未盛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曰囂曰相曰

耿曰邢皆際河之境常人之心知利而不知患難數有水禍時圮時壞而不悔者政以厚利奪其避患之心也盤庚賢君也不忍民之沈陷淪没治亳殷而歸於先王創業之都非爲己利也爲民避害也故其言告戒諄勤而無一毫怒民之意然小民亦何敢逆君命而憚遠遷哉皆世家大室嗜利忘患動以浮言蠱惑百姓恐懼盤庚故盤庚知之喻百姓之言少而辨論反復於世家舊臣者爲詳其喻民曰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汝萬民乃不生生予迓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藹然温厚之意淪浹心

髓民之浮言烏得不息民之胥怨烏得不消民之生生烏得不裕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嘉靖蘇氏猶以此少之謂先王處此必不致於民怨責之亦甚矣其後祖乙復遷河北國内衰弊至紂而亡是以知盤庚之遠慮絶識豈不賢乎但盤庚之言所欠者理明辭達而盤庚之書加以殽亂脫簡此所以未易傳釋也

說命上　商書

說命三篇最爲明白而猶有可疑者以其書中有命之曰三字故謂之說命自無可疑但前輩以爲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辭其原蓋出

於此則非也蓋命有二體有命官制詞之命有面命口授之命如堯典之命羲和此制詞之命如舜之命九官此口授之命如堯之命舜舜之命禹雖無命字亦此體也若傅說之命非制詞之命乃口授之命也高宗之求傅說其亦異乎君臣之遇合也高宗之不言一敬貫徹內外用工深矣至羣臣咸諫而猶不言退而若有所得始以書誥羣臣只細味其恭默思道四字足以見其講學之精求治之切自任之重此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感應之機有必然者是其不言之中乃治國平天下之大功也蓋恭默思道之時無迹之可尋無法之可授

商家一箇天下斡運於方寸之間一誠既孚傅說已在左右此誥一出想羣臣聳然屏息以俟命於是果得於版築之間爰立作相翕然無疑當其求說之切望說之深一形於言即自其心流出傾倒無餘皆恭默思道之所發見此豈他人所能揣摩潤色之乎而況說有復于王之語承於其下此其爲荅問之詞明矣

說命中　　商書

昔舜之興也先之以羣臣之言次之以歷試之事古今之常法也高宗之用說也神交氣合一見如故任之而不疑非古今之常法也然則爲高宗也

難為傅說也易高宗不知有傅說形於夢寐而後求傅說知有高宗故一徵求而即起高宗恭默思道於不言之表傅說奉若天道於版築之中此則同一機也傅巖之野人見其丁匹夫也而高宗學問之淺深行事之得失先王之成憲後王之損益一代治道之規模皆已定於胷中久矣高宗不之求亦終老於巖穴之間孰得而測之及既見高宗也無一語不切想當時老師宿儒在位碩德重望皆竦然自以為不及也今觀其中篇是說既受命領職之後所進言此非問荅之比其詞當有端緒與高宗所求相應決不泛然雜舉散而無統也其

間疑有錯簡焉蘇氏亦嘗謂說之言散而不一然一語一藥以爲古之立言者反以其龐雜而益奇之此愚之所以不容不疑也今妄以意聯輯未必非當時之本語雖無所證不敢質言之似與高宗所求者不相遠自明王奉若天道止亂民此言立君之本自惟天聰明止惟民從乂此言爲君之本凡進言之端當如此從原頭說來兩段是總言爲君之道自惟口起羞止省厥躬宜屬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又屬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此段是荅其納誨輔德之言專以一審字戒之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宜聯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

功又聯贖于祭祀四句次及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此段荅其瞑眩之求已上皆是高宗身上事惟治亂在庶官止惟其賢次聯後篇惟說式克欽承止列于庶位而後及於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此段是荅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之意此是說職分事然後接王曰旨哉至篇終未知其果得當時之序否伊尹之訓太甲於一字上轉換極有工夫傅說之告高宗於惟字上尤不苟一字是實字惟字是虛字中篇凡二十一箇惟字字字著落精妥此可謂古之立言者之法也今考定中篇本文於後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此一節立君之本）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此一節爲君之本）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此一審字之類）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此是戒一箇審字）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此一節是順性之藥皆高宗身上病）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此一節皆惟鹽乃條之意）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

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命下　商書

下篇所敘乃高宗從容間暇君臣醻酢交相切磋交相責望氣象粹然此三代之盛時也二帝之都俞也此篇論學凡三節第一節高宗先言問學之原廢學之因開心見誠無一毫滯吝之意今汝當有以成吾之志吾其能行汝之言第二節是說對以人主之所以學蓋欲立事也學不見於事是懸虛之學耳以已未知效前人之已知以已未能效

前人之已能是謂師古是先之以爲學之實也高宗所謂爾交修予是求之之精也說則曰遜志此細密之工也曰時敏此無間斷之意也其來其積皆自細密不間斷中得之大率工夫細密者則有勞擾沈滯之病而進不能敏勇往奮厲者則有率遺棄之失而志不能遜遜志時敏四字所以爲交修之良方實萬世爲學之鉗鎚也此是答罔顯之病交修之言第三節說斅字是方說受教之人不應遽及教人事夫受人之教得其指示正途開說工程大略得其一半若不自去探討尋究如何得盡其精微曲折之詳必孜孜惟日不足始終主

一於此而不敢有期必自足之心則其進也不知其所以然而忽入於聖賢之域或自覺其進則止於此而已矣此荅其舊學之廢鑒於先王此又關鎖其師古之訓尤親密者也豈特帝王之學爲然雖經生學士之工夫亦何以加於此哉高宗欲傅說鑒于先正保衡傅說欲高宗鑒于先王成憲君臣遇合之歡彼此相期之實虞廷之後幾寂寥無聞前乎伊尹成湯不詳其記録之傳後乎周公成王不幸有流言之閒紹續前猷粲然方冊舍高宗傅說吾將誰與嗚呼盛哉

商書

高宗肜日

高宗恭默思道公天下之心也故帝賚以良弼高宗祈天永命私一己之心也故雉雊於廟鼎同此一心也所感有公私則其應也亦異祈天永命之請何以知其然也以祖己之言推而知之祖己所謂先格王者首開以天命之正死生壽夭定於受命之初而無可求之理若臣子之於君父則有禱祈之事一念之誠發於忠孝非發於君父發於忠孝者亦公心也若出於自求是不受命也說命三篇固佳矣於源頭猶有所未講成湯之所謂降衷建中者缺然不聞說之諫雖有黷于祭祀乃所以爲弗欽終未若祖己之言淵粹也首曰天監下民

典厥義其辭甚嚴終曰王司敬民其辭甚婉而祈天永年在其中矣又曰罔非天胤無豐于昵其辭甚直足以破其惑而復於禮高宗之世但知甘盤傅說之賢而少有稱祖己者何哉

西伯戡黎

祖己之後又有祖伊夫世家之多賢足以見先王涵養之澤湯征葛西伯戡黎皆剝床及膚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當時周家王業已成商紂徒以一日天命之尚留忠臣義士猶冀其一念之或悛警戒恐懼未嘗敢廢此秉彝之至情也其曰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所以望受者猶厚也紂恃

天命而不知天命之靡常雖以利口禦人而幸值其未怒故言峻事迫而未至於殺若比干之諫或值其怒歟或其言之甚於此歟天命之絕未絕正繫於比干之殺未殺也若祖伊者稟乎其幸免也

微子

賢者之去就出處不可苟也以三仁之賢猶相與審處其制事之宜微子憂宗國之心焦勞危迫形於言如此之至也而猶不敢輕萌棄去之念祖伊謂其淫戲微子謂其沈酗不過是酒色二字而已遂至於卿士相師法容庇有罪此最爲喪亡之本哀痛之言有惻其隱千古讀之有餘悲也箕子決

策指其當去爲商家宗祀計則箕子自策我既不可去亦無爲人僕之理所以謀已謀人兩盡於數言之中比干之自處已見於不言之表事不必同同歸於仁成湯之德澤深長如此

書疑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挍訂